

古离

著

M

捡到红宝石

却让他追求行动困难重重……

小说家·古离

心灵的甜与苦涩

主编·珠翠

古离小说丛书

古 离

著

捡到红宝石

花季小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捡到红宝石/古离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3. 2

(花季小说丛书/珠雅主编)

ISBN 7 - 225 - 02277 - 6

I. 捡... II. 古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1844 号

花季小说丛书 (第一辑)

主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欧治 凌 云

封面设计: 杨 丹

出版发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邮政编码: 810001

电 话: (0971)6143426(总编室)

印 刷: 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64

印 张: 144

字 数: 380 万

版 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2000

书 号: ISBN7 - 225 - 02277 - 6/I · 440

定 价: 216.00 元(共 48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楔 子

过劳死是猝死的附赠品——

过劳死的原因,是因长期工作所累积的疲劳感,由于负荷不了长时间的超重工作量,终于导致在壮年即英年早逝的情形发生。

而其直接的死因,通常是心肌梗塞、狭心症、虚血性心疾、急性心律不全、脑出血、蜘蛛膜下出血等心脏或脑部的病变。

伯公享年四十九岁,死因心肌梗塞——

祖父享年四十二岁,死因急性心律不全——

叔公享年四十四岁,死因躁郁症导致自杀——

二伯父享年三十九岁,死因脑出血——

伯父享年四十三岁,死因虚血性心疾——

叔父享年三十七岁,死因疲劳驾车车祸身亡——

父亲享年四十六岁，死因蜘蛛膜下出血——

堂哥享年三十三岁，死因酒精中毒——

接连数年，悲恸地参加男性亲族告别式后，他下了一个决定——绝不将生命出卖给金钱！

1

尤素雅拎着巷口早餐店买来的早点，边开门边神秘地说着：“素然，你隔壁搬来一个流浪汉——”

关上门前，她又朝隔壁门口张望了一下。

“大姐，没地方住才叫流浪吧？”尤素然在玄关整衣镜前系上丝质领巾，冬季晨风异常冻人，她想起了昨天的寒冷，便解下丝质领巾改系上毛料围巾。

“你做啥？”

尤素雅轻扯住尤素然的围巾一角，不满地嚷着：“又不吃早餐就想出门？你休想，给我到桌边乖乖坐好。”她就是担心小妹总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。

“大姐，公司经理今天早上有一场会要——”尤素然在镜内对上大姐的责备眼神，不得不叹了口气妥协，她看了一眼腕表，嗯，十分钟内解决，应该还来得及赶上公车，“好好好，我吃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她无奈

地解开围巾挂回衣架上,拖着脚步走进屋内。

大姐夫啊!求求你就向大姐随便说几句好话、随便道个歉,然后两个人快点和好吧!

尤素然在心中不住哀叫。

三天前的半夜两点,尤素雅哭红着眼出现在门前,就让睡眼惺忪的尤素然心中大喊一声不妙——哎,又吵架了?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了。

“素然呀,不是我在说你,住这什么鬼地方?好几个邻居看来是灯红酒绿的出入分子,隔壁现在又搬来个流浪汉,你一个单身小姐不安全啦,我看你还是早点换个地方住的好。”尤素雅将提袋里的馒头夹蛋递一个给小妹,再拿出一杯豆浆摆在她桌前——既是饭桌也是书桌的矮脚茶几上。

没有隔间的房内,有的只是一套卫浴、一套餐桌、可充当厨房的流理台、一张床、一张几、一只衣橱、一只收藏柜,最豪华的,也只不过是另一面玻璃门外有个小阳台,简单得令人咋舌,连阻隔阳光的窗帘,都是单一色调、无图腾的深蓝,半点年轻女孩的气息都没有。尤素雅环顾四周,不住摇头。

“大姐，你自己就已经说是鬼地方了呀。”还差点真的是，听说前任住户在这里失恋割腕，不过送医急救后已捡回一条命，所以这屋子才没成了凶宅。咦？最后有救回一条命吗？有吗？她记不清楚了。尤素然一直将这件事瞒着大姐。

“就只知道要省租金拼命存钱，也不让自己好过。”尤素雅也拿起一个馒头啃，嘴里继续叨念，“又不是住不起好一点的房子，做什么这样亏待自己，早跟你说搬去与我和你姐夫一起住也不听——”突然想起仍在斗气的丈夫，她连忙住嘴。

尤素然三两口囫囵吃着早点，喝了几口豆浆，也不应答，从纸盒里抽出张面纸擦擦嘴，“桌子就让大姐收拾啰，我上班要来不及了，拜拜！”便拎起外套、公文包向门口逃窜而去。

她最怕听人对她叨念了！



以钥匙打开门，展鸿正想将一地的随身行李提进屋内，就发现隔邻开门走出来，他以为是刚刚提着早点经过时打量他的那位少妇，转头望了一眼，迟疑

着该不该先开口向邻居打声招呼。

是个漂亮的年轻小姐呢！

还未出声前他的眼睛却先为之一亮，定眼看着她，觉得她的五官与方才的少妇有几分神似，猜想着她们两人可能是姐妹。

他先是对她咧嘴笑了笑表达善意，然后便看见她对他点点头，可是她眉心却微微皱着，接着即贴着另一边的走道栏杆快步走向楼梯间的电梯处，让他已经涌上舌尖的那声‘嗨’，根本都没有吐出的机会。

啊，美人邻居好冷淡——

展鸿心中不无失望。



“还真的很像流浪汉——”

握着公车吊环，看着车窗外街景流逝，尤素然想起隔壁正忙着搬进来的新住户。一头乱发披在肩上，遮头盖脸的，和脏兮兮的大胡子全纠在一起；被阳光曝晒的脸孔像个原始人；身上那件T恤以及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牛仔裤，让人实在猜不出已经多久没泡过肥皂水；球鞋也不穿好，当成拖鞋穿，鞋后跟

都已经踩得变形，走起里路来啪啦啪啦地响——

但仔细一看，他的五官轮廓算是相当匀称，鼻梁高挺、单眼皮的眼眸，笑的时候眼睛忽然眯细的那一瞬间，有某种吸引人目光的力量。

尤素然拧拧秀气的两道眉，有些讨厌自己，怎么将那个脏兮兮的新住户打量那么仔细呢？她想，可能是那人拎着两个不晓得里面是什么的塑料袋时，朝她笑咧出一口异于他一身脏的白牙的关系吧。

她最讨厌那种卫生习惯不佳的男人了！

反正公车行进到公司还有段时间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她在脑海里随便找个公司同事来比较，余课长穿着得体、干净清爽——和她那新邻居，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对比映照。可是，那个新邻居的牙还真是白，可能是让那把大胡子给衬出来的吧——呵，尽想这些做什么？

想着想着，她抿抿唇，止住笑意。



跨进屋内，将随身行李取出简略地摆放好，展鸿打了个喷嚏，他揉揉鼻子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果然还是

会冷——”

他环顾环境,开始努力适应自己的新居所。空间不算大,可也不算小,但更或许是因为尚无摆放半件家具的关系。

他先去打开总电源箱,检视配线接头有无松脱,嗯,OK;试着开启照明设备的开关,嗯,很好,通电;关上开关,拆开电源开关的盖板,察看电线有无老化,嗯,正常;走到贴墙设置的流理台扭开水笼头,嗯,很好,有水;走进浴室按下马桶冲水钮,检查水流是否流畅,嗯,通畅;再打马桶水箱盖,确定蓄水功能及止水阀功能正常,嗯,很好。

展鸿满意地走出浴室,背脊打了个冷颤,他低头拉拉身上的T恤,又说:“十二月天,只穿一件上衣好像不太够。”随即从一包塑料袋里拉出一件近似抹布状态的上衣,想套上,但又打了个喷嚏,“哇,好臭!”他叫了一声,把上衣伸长臂拿远。

“呵,还是先洗个热水澡,顺便洗洗衣服——”他瞬间脱得精光,抱着一堆衣服再度进入浴室,站在莲蓬头下。

两分钟之后——

“啊，该死，冷水！”



尤素然的公司业务量不小，因为是老公司老品牌了，所以客户多数是自个儿上门的，出货品质就靠工厂现场的制程人员，而总公司就负责在客户与工程人员间沟通。她只是公司的一枚小螺丝钉，工作内容偏向庶务，平日多数是倒倒茶、接电话、回回传真，顶多是把零星客户的询单和订单出货时间掌握好，随时提醒直属上司。

“素然，你刚刚送茶水进会议室时，有没有看见陈经理对着余课长笑？”刘美虹擦拭着清洗过的水杯，眼睛闪亮地问着尤素然。

为了响应环保，公司上下已不再使用免洗纸杯，尽量以玻璃或瓷杯来重复使用，所以她们的工作便多了擦洗水杯这一项。

“呃？”尤素然觉得刘美虹的问题很奇怪，她将茶水间的空杯归位回橱柜里，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她做什么去注意经理有没有对余课长笑？

“看来经理对余课长的业绩很满意,说不定余课长就要高升、为他黄金单身汉声名再镶上颗碎钻喔。”刘美虹暧昧地以肘顶顶尤素然的腰间,说,“余课长不是不止一次要邀你共进晚餐吗?”

“呵——美虹你别——呵呵——我怕痒——”尤素然差点没拿好手里的水杯,咬住下唇拼命忍住笑,“呵——”身体敏感怕人呵痒,是她的弱点之一。

“说嘛,你到底答应他没有?”刘美虹十指不停曲动,作势要严刑逼供。

“美虹别玩了,小心打破杯子,”见刘美虹不断逼近,尤素然举手投降,她老实回答,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不?”刘美虹又嫉又羡,她巴不得余课长邀约的人是她呢!

“就是不,没有为什么。”余课长各方面条件都不错,同事间风评也佳,可是尤素然总觉得和他之间,似乎还少了点特殊的化学反应。如果有合适对象、谈场恋爱,她并不排斥,但她排斥的是办公室恋情,因为那会太麻烦、顾虑也会太多。

刘美虹大叹一声,既是抱怨也是自怨:“素然,你

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都不晓得有多少其他部门的女同事——”

“素然姐，二线电话。”工读生小恬探头进茶水间，解救尤素然逃离生天。



“入冬最强冷气团，嗯——”

展鸿踩着球鞋经过一面百货公司电视墙，头发及身体已清洗干净，但仍穿着脏得发臭的单薄T恤、牛仔裤——火速三分钟洗完冷水战斗澡已是极限，他没有勇气继续清洗衣服，然后光着身体在低温中等衣服晾干。

他拎着一个皱巴巴的纸袋，慢吞吞地跨进百货公司大门，瞥见站在门口鞠躬的招待小姐，扭曲着一张装点精致的笑脸，浮现好像对他鞠躬表示欢迎是件罪过的表情，但她们最后仍是发挥了最佳服务精神，向他鞠躬并致欢迎辞。

掩盖在大胡子下的嘴唇轻扯，他的笑容旁人很难看得分明，所幸他的眼神清澈得不像个精神病患者，否则，就会让人觉得他看起来很狰狞——像个一

身脏污的杀牛屠夫似的。

整栋百货公司装点成红色、绿色、金色、银色，再加雪花及无处不在的耶诞老人图腾，让人想忽略圣诞节即将来临的事实都不行。

约莫两个小时之后，展鸿手里提了几个提袋，口袋里塞了几张百货公司家具送货订单，才又慢吞吞地跨过有招待小姐鞠躬的华丽大门。



“尤——尤小姐。”陈经理结束会议走出会议室大门，突然想起件事，朝尤素然唤了一声，似乎对她的是否姓尤不太确定，所以回头看了身后的吴秘书一眼，得到她的颌首，表示正确。

“是，陈经理。”

尤素然和刘美虹站在会议室大门旁，等待与会人员鱼贯走出，好进行之后的整理动作，却没料到一向高高在上的陈经理会叫住她，她的心里不禁产生一阵疑惑。

“嗯，还可以。”陈经理打量了尤素然片刻，便转头向吴秘书说：“你向她交代一下。”接着便走向电梯

处,移往他所在办公室的楼层。

尤素然一头雾水,只好静待吴秘书的指示。而刘美虹见吴秘书没有要她离开的意思,便也不急着走开,好奇地留下来听听她有什么事要吩咐尤素然。

“尤小姐,根据人事室的资料,你有育幼经验?”
吴秘书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。

“呃,是有一些——”尤素然征然,没想到当初求职时,被要求填满的其他专长栏上的资料,会被提出来询问。

“总经理的少爷与千金回来度圣诞假期,但总经理人仍因公事未返回,所以请陈经理代为寻找可靠保姆暂为陪伴。”吴秘书表情木然,语气平板地说。

尤素然已懂得吴秘书的意思,看来她雀屏中选了。她暗笑:她可靠?看来人事部门,并没有实地去考察她所填写的资料是否确实——

吴秘书又说:“我已通知人事部门,尤小姐陪伴两位千金的时间,薪资比照加班办理,除了零用金之外,会另发一笔特殊津贴给你。”

对于总经理为何不将孩子托付给亲朋,那不是

尤素然能过问的事情,所以她仅是淡淡地问:“我可以拒绝吗?”

吴秘书瞥了她一眼,也淡淡地回答:“不可以。”

“是你在陈经理面前陷害我的,对不对?”尤素然一反在公司内低调的常态,瞪了高高在上的吴秘书一眼。

“对。”

吴秘书突然笑了,笑意柔和她向来严肃的脸部线条,她说:“你就当帮帮我吧,我一下子真的找不到人去看那那两个少爷和千金了。”她也是临危受命。

“你这样还算是够意思的老同学吗?这样陷害我——”尤素然嘟起嘴,大有不依的神态。

“反正你一无男友、二无约会,下班后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吴秘书拍拍尤素然的肩,见尤素然越瞪眼白越多,只好开始进行利诱,“一场国家音乐厅的音乐会?敝人、在下、老同学、我、吴秘书自掏腰包请客的海陆大餐?”尤素然仍是轻哼,她只好咬牙再加筹码,“你看上很久的那条水蓝碎花裙?”

“成交。”尤素然终于笑开来。